# 追随黄庭坚足迹去砚山

吕富来

这些年,婺源古道游颇红火。不论是研学科考,还是茶园揽胜、氧吧康养,一块块盘桓在绿水青山间的青石板,承载着人们或探秘、或怡情、或赏心的脚步,也让无数人惊叹。

有人说:“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让所有的选择、探寻、猜测、想像都生气勃勃。”没错,只有走,才有生气。事实证明,在交通日益发达的今天,行路者反而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庞大了。

“饮其流者怀其源。”行走在青石板铺就的古道上,人们自然也不会忘却一代代铺路者。于是乎《婺源古道》问世了;“最美古道”名扬了;“古道遗产”修缮了。不论景区打造、村庄建设,还是资源保护、文化挖掘,人们总会记得“保护古道,留住乡愁”。

倘若推选某人为婺源古道代言,那么,就选黄庭坚吧。

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造诣的黄山谷先生,是江西修水人,与苏轼齐名,时称“苏黄”。选他为婺源古道代言,其理由是千古名诗《砚山行》。

“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峦如斗蚁。陆不通车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龙尾。龙尾群山耸半空,人居剑戟旌幡里。树接藤腾两畔根,兽卧崖壁撑天宇。森森冷风逼人寒,俗传六月常如此。其间有石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北宋时任秘书丞、国史编修官的黄山谷先生,奉命去婺源龙尾山访砚,有感于沿途所见所闻与龙尾山之奇,写下了这首中国砚史上的名诗《砚山行》。《砚山行》诗文共 72 行 504 字,足以让中外歙砚爱好者感受到宋代文人对歙砚的热爱和痴迷,以及当时的墨客们对歙砚的认知、理解和欣赏。

据了解《砚山行》未见刊于清代以前的黄庭坚各类诗文集,见刊此诗最早之出处为清中期徐毅所撰的《歙砚辑考》。此书中注释说,黄庭坚奉朝廷之命到婺源砚山鲍家访砚,有名叫鲍仁善的砚工,因入宿其家三天,所以作此诗以留念。据《书法报》刊文《带入朝廷扬大义——北宋黄庭坚婺源砚山行初探》(2022 年第 21 期)阐述,黄庭坚砚山行时间可能在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 1094 年)。

《砚山行》通过七个部分的详细描写,记叙了黄山谷先生从歙州府城(歙县)出发,不辞辛劳亲赴歙砚原产地婺源龙尾山的真实见闻和切身感受。整首诗生动而详实地描写了龙尾山地理之险阻、石品之华美、砚誉之传扬等,成为砚诗名篇。其中“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系赞誉歙石之神笔,为后人论歙砚所必举,引以为豪。

黄山谷先生,或许是“独行侠”吧。他的“独行”气概,不仅开创了江西诗派,也独创了别具一格的书体,赢得了“宋四家”之一的美誉。这位“独行侠”为婺源古道增辉添彩,为婺源歙砚叫卖喝彩。

婺源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歙砚(原产地)之乡”。龙尾砚,即歙砚。歙砚石材产于婺源龙尾山。因婺源曾隶属歙州(后改徽州),古时“物以州名”,故婺源所产之砚称为“歙州砚”(简称“歙砚”),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南唐后主李煜一度赞誉:“澄心堂纸、李延珪墨、龙尾石砚,三者为天下冠。”

黄山谷先生因访砚来婺源,不期然而然中,为婺源留下了《砚山行》,为婺源开辟了一条文化之路。

“古来存圣迹,从此识前贤。”2021 年 6 月,在第 16 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江西省根石艺美术学会砚专业委员会组织开展了首次重走黄庭坚“步步穿云到龙尾”砚山行文化活动。

“步步穿云到龙尾”,黄山谷先生历尽千辛万苦访砚的龙尾山,地处婺源,即今溪山环抱中的溪头乡砚山村一带。我们追随黄山谷先生的足迹,去感悟“行路难”“景致佳”和“砚石绝”。

常言道:“文人有砚,犹美人之有镜。”砚被誉为“文房四宝”之首。北宋名臣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生与具者为砚而已。”古往今来,婺源歙砚无不挣足了世人欣赏的目光。2006 年,婺源歙砚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光彩照人、光芒四射。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苏东坡所作的《孔毅甫龙尾砚铭》曰:“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縠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此铭从对砚石的极度赞誉转而抒发出对君子“厚而坚”“朴而重”的赞叹,实属千古绝唱,令人啧啧称奇。

踏上“砚山行”之路,古意与新奇兼而有之,何其快哉!那么,历经了千年时光,砚山的砚坑与歙砚的现状又如何呢?时至今日,婺源砚山方圆三十里的不大区域里,就有“歙砚发源地”砚山村;“中国歙砚第一村”大畈村;“徽州文教科举世家”济溪村等星罗棋布的歙砚名村(汪鸿欣、王剑辉《山中砚语》)。

北宋婺源县令唐积《歙州砚谱》载:“婺源砚,在唐开元中,猎人叶氏逐兽至长城里,见叠石如城垒状,莹洁可爱,因携以归,刊粗成砚,温润大过端溪。”而今,婺源发展歙砚生产企业(作坊)近 500 家,各级砚雕人才 2000 余人,涉砚从业群体一万余人。

2022 年 11 月,重走黄庭坚“砚山行”。乘车抵达婺源县江湾镇大畈村委会西坑自然村集合,然后徒步至溪头乡砚山村龙尾山老坑口,古道徒步两个多小时。一路上,可见隐居人家、油茶丛林、高山梯田,还有牛栏屋棚、休憩凉亭、香火小庙,自然与人文相互渗透,让人们感受到“砚山行”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声有色。

歙砚在元、明、清代,不及宋代的高峰地位。宋代,因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促进了文学艺术包括工艺美术的繁荣发展,歙砚采制、砚雕工艺、官民收藏等可谓“登峰造极”。其中,“宋四家”对歙砚均有极大好评。除了黄山谷先生,苏轼《龙尾砚歌》曰:“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蔡襄赞歙砚:“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闻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米芾《砚史》中歙砚一节,直接以“歙砚婺源石”作标题。

作为“中国歙砚(原产地)之乡”,婺源会踏上怎样的歙砚文化复兴之路呢?

砚,不只是石头,他们有纹理、有灵魂、有精神。

青石板路是厚重、坦荡、坚韧的。

# 乡村的镜像

彭忠富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时光荏苒,蓦然回首,故乡的一切已然物是人非。落叶归根,田园、祖坟、老屋和族人,都在故乡,这是我们和故乡之间的情感脐带,即便狠心剪断,但那份血脉始终是紧密相连的。江西作家江子在《明月此时》中写道:“那是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它也许贫困、破败、肮脏、荒凉,可是它给了我生命、最初的人生经历。”江子的故乡在赣江边的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其祖父、伯父、父亲,兄弟姐妹,邻里乡亲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江子笔下长期的叙说对象。

江子对故乡的表白,可谓绝大多数游子的心声。尽管我们不能时时回到故乡,但我们始终关注着故乡,因为那是我们生命开始的地方。江子最新出版的《回乡记》刚刚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本书包括出走、返回和他乡三辑,收录了《练武记》《建房记》等十四篇文章,以吉水赣江以西区域的历史与现实的记忆为基准,全面记录了新时期环境下的农村发展的进程,传统与现代,异乡与故乡,出走与回归等多层的农村地域文化尽现眼前,从而展示了一个小小村落在历史的进程中所担负的喜与乐,爱与愁,进步与落后等问题。在作者近乎田野调查的描述中,农民的切实问题被形象地记录下来,从而也为读者刻画了一幅转型时期现代农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出走与返回、他乡与故乡《回乡记》不仅是一部中国乡村人物志,也是一部中国乡村信史。与当下许多乡村主题文学书写相比,本书是一部从文化深层次的独特角度去解读中国当下乡村变迁的大书,也是一部试图打通历史与现实之书。江子从关于故乡的写作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了证人的位置上。在他的笔下,最大年龄的人是他的祖父,出生于 1913 年。虽然祖父在 1982 年就已去世,但江子依然一厢情愿地让祖父在他的笔下活着。在《练武记》中,江子讲述了祖父从孟浪少年到“老座”(武艺高强,为人板正处事老练,能主持正义维护公理)拳师的人生经历。对于种种原因导致的乡土武术的没落,江子表示了深切的惋惜之情。

在《购房记》里,小侄子只有寥寥的几笔,因为江子在县城为父母购房成功,“两个侄子,为有能够安心写作业的房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为庆祝这一件事,他们还当着我们的面装模作样地打了一架。小侄子到父母面前告状的哭声夸张而喜庆。”小侄子出生于 2009 年。他今年十二岁。从祖父到小侄子,年龄代差接近一百年。如此,江子观照的就是一百年左右的故乡。由下陇洲村延伸开去,江子顺势将笔触扩展到整个赣江以西。江子认为,这片南方的乡土被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裹挟,经受了发展的阵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消亡与新生。

江子努力记录和呈现着这块土地的历史与现实,人间的出走与返回,永恒与变奏,热闹与寒凉。而这就是悲欣交集的人间,就是当下乡土中国的转型镜像。

# 年前年后

南枝

我决定年前回趟老家,近日就走,年关的交通是不可预测,何况还有疫情的影响。这是已经一再推迟的行程,下定决心是实现计划的最重要因素。我下定决心,请好假,买好车票,登上高铁后才告诉父母。父母很惊讶、很兴奋,也很担心,但已来不及拒绝。就这么聊了几句话的功夫,我都已经又向他们靠近了几十公里。

途中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从上饶站到吉安西,直达的和经过南昌西换乘所花的时间差不多。父母总是叮嘱我坐直达的那一趟,十二点四十一分上车,十五点十二分到站,比换乘节约 10 分钟左右,而且可以早点吃了午饭上车,正好赶到家里的晚饭,不用吃火车餐。她们总是担心我吃不惯别种的口味,也总是担心换乘会让人不够安全。两个半小时的旅途照例是不寂寞的。妈妈、爸爸、姐姐、哥哥的电话像是事先商量好的,每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按序轮流呼入,需要我随时报告精准的所在位置。心里却是没来由的酸着,然后充斥到鼻腔和眼眶。兄妹三人,我是老小,又远嫁他乡,从小到大我就这样被关心、宠爱着长大。

坐上从吉安到遂川的客车,熟悉的感觉更加强烈,空气是熟悉的,景物是熟悉的,窗外的叫卖声也是熟悉的。熟悉的让人温暖而安全,就像从来未曾离开过一样。姐姐在客运站的出口处等我,知道我行李不多,骑电动车来的。每次回家,她们总是希望能第一眼便看到我,或第一眼便让我看到。记得那年去深圳哥哥家,父亲、母亲、哥哥、小侄子一大帮子早早就守候在了出站口。嘘寒问暖,递水递零食,被爱包围的感觉真好。那时我想,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一盏灯,我们也应该给他们一片天、一盏灯。“爸爸妈妈听说你要回来,去菜市场买了好多菜,这会还在忙着做吃的呢。有炖猪脚、红烧鸡、蒸板鸭。”姐姐年龄虽然比我大许多,但我们一见面,便有着说不完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完完全全地属于了两个词语——投喂和陪伴。从“行行行”的早餐粉开始,换着花样的菜肴。去看了我家祖传的老宅子,老遂川街上目前也就剩下我家老宅子是原汁原味的,政府出资作了修复,现在租给了一个做文化的出家人。屋子厅堂里摆放或悬挂着一些宗教物件,没感到神圣清静的氛围,商业气息倒是浓。有茶台,那个出家人在陪客喝茶,介绍说客人是当地的官员。知道我是屋主的后人,殷勤地向我要了微信,恳请给他们打造开发提供文化的佐证。到处看了,破败之处的痕迹依旧存在。我想他们所谓的修复也是不容易的。父亲说:“他总是约我去喝茶。”语气中有着委屈和无可奈何。那天,遂川老街很是冷清,据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我们像从前一样白天逛街、买菜、串门走亲戚。每到晚上,便翻出以前的老照片,脑海深处的那些片段于是鲜活而闹腾起来。也去了汤湖、草林,体验了狗头山的狗牯脑茶和草林圩场的红色文化。好在姐姐将电动车给了我,我便独自又去了曾经就读过的小学、中学,也去了图书馆,去了父亲曾经工作过的乡镇。可惜有些已不在原址,而有些已面目全非。我知道,变化是常态,这些终将离我们越来越远。

这次在家待的时间较长,但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知道母亲是不希望我带着不开心离开。就像她之前的多次答应,成行的却屈指可数。遂川有他们的故事、记忆和牵挂。我理解。就像我再舍不得也终究要回铅山一样,因为铅山同样有着我的故事、记忆和牵挂。他们也理解。年前年后很快就会过去的,一年一年也就是这样过去的。看着父母的满头白发,我的鼻子又不由酸了起来。

来时的路标,再见已是归途。望着窗外的景,我叹了口气。翻着朋友圈,突然刷到一条信息——遂川的铁路要开通了。上饶和遂川岂不是能直达了?想着不久的将来可以便捷地互通,我的心情也突然就开心起来。

# 木匠

毛小平

木匠是传统手艺五行八作的五行之木器行,属八作之首。众所周知木匠的祖师是鲁班。百业为师先学徒,学徒就是徒,我们这称徒弟叫徒弟侏(儿子),意思是徒弟进门当儿子般看待,也许这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吧!拜师学艺者一般年龄在十几岁,学徒三年,三年满师(艺成),这三年吃住全在师傅家。三年之中,随师傅上门做活,无活在家随师傅在家做些卖货(订制或自行做的桌椅板凳)。平常要帮师傅家做些农活和体力活。拜师之事是徒弟父亲事先与师傅讲好的,拜师这天由父亲领着孩子前来。他们提着雄鸡(公鸡)和礼品,带上师钱登门。师傅收下雄鸡,表示这徒弟收下了,然后便行拜师礼,其父亲礼成即回。

学徒期间,徒弟随师傅上门做手艺,木匠家什是徒弟背的,我们这称背吃饭家什。平时木匠师傅上门做活家什箱由东家来背的,木匠师傅自己不背家什去上门的。据说这是鲁班祖师传下的规矩;这里有个传说:鲁班木工手艺精湛,用木头造的木牛、木马、木车能自行转动,转速也快;为了省时省力,鲁班每次上门做活,爱把家什担子放在木马背上,由木马来驮。一次像往常一样将家什挑子放在木马背上出门了,突然半路上木马越走越快,鲁班赶紧去追,想把挑子放下来,木马太快了,鲁班伸手只拉住了挑子的一头,只扯下一头家什箱,另一只摔烂了。从此,鲁班再也不图省事了,改成了由徒弟背箱或由东家来接箱。

3 年满师后,师傅会赠送一整套新木匠家什给徒弟,我们这称传吃饭家什。因为刚满师,徒弟还没能力和资源去开门立户,师傅会继续带徒弟在身边做伙计(伙计,指在一起搭伙做事的关系);如果师傅的户子资源多,会分些给徒弟,让他去开门立户,自行去发挥与生存。如此这般师傅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木匠有粗木匠与细木匠之分;粗木匠指建房造廊之类的大型建筑,细木匠指做桌凳箱椅之类的小型用具。木匠本身在手艺上是粗细兼修,粗细之分只是分类型而已。

手艺人早上去上户,傍晚收工,三餐吃食由东家安排。坊间有句戏言:“一碗先(教书先生)二碗匠,三碗就不像样。”以前的饭桌规矩很讲究,教书先生每餐一碗饭,手艺人和劳力二碗饭,如果再吃就不成样子了,因为坏了规矩。中午和晚上的菜东家都会准备三荤六素九个碗,菜碗纵向摆于桌上,中间三荤是鸡、鱼、肉,两边六素是各色蔬菜。东家无鸡可用蛋替,无大鱼可用小鱼干替,肉是一定要有的。俗话说:无女不算有真亲,无肉不算有大荤。吃饭时,肉是摆在最中间的,如上所说:一块先,两块匠,再夹就不像样。鸡或蛋,中午是不可以吃的,要晚饭时再吃,是鸡,晚饭时可夹一两块吃吃,因为三荤中鸡是看碗,意思是做做样子,表示客气而已(鸡用的是油浸鸡)。蛋,晚餐是可以吃光去的,因为蛋不过夜。匠人师傅上门做手艺,一般是一对马(两个人),有徒弟带徒弟去,没收徒的带伙计去。东家盅匠人,三餐吃饭时家中妇人与小孩不能上桌,老人可以,这是敬重。带徒弟的匠人,提前会与徒弟讲饭桌上的规矩,并且强调要比师傅先吃饱下桌。当徒弟时因是十几岁的孩子,正长身体,但多吃一碗饭都是不可以的,还有就是有些人吃饭快,有些人吃饭慢;快倒好说,慢的,师傅会用筷子轻敲下碗,催徒弟快吃,实在是慢,师傅也会慢慢吃等他,但这是有回数的,下不为例。所以,以前见到吃饭快的人,一般都是手艺人。

木匠傍晚收工,吃了夜饭回家,斧头和锯子是必须要拿回的;这两样家什对木匠而言意义重大。俗话说:光棍的行礼少女的腰,木匠的斧头厨子的刀。老祖宗传下规矩,这四样是摸不得的,坊间称“四不摸”。

为什么木匠上工收工一定要来回地背斧头和踞?主要有这几个原因,斧头和锯是木匠主要的吃饭家什,代表敬重祖师;以前没有交通工具,路也很小,上门做事收工后天色已晚,为了避邪防身;斧头与锯是铁器,放在东家家里怕小孩不懂事去玩,怕会伤了小孩,又或是成为凶器,惹上官司;斧头要磨,锯子要锉,为了家什锋利好用,不耽搁事,所以回到家时,该磨的磨,该锉的锉。

木匠有两把尺,一把角尺,一把五尺。角尺是平常做工时使用,以观角和测量所做之物件。五尺代表木匠的资质,一般是老木匠才有,他懂些鲁班书,手艺上也比平常匠人更高明。过去一尺是 33 公分,五尺长约 1 米 6,三面与两头是方形,上面一面为圆形,称天圆地方。五尺两头以红布包扎,不许女人碰着拿着,坊间称女人带恢(污秽之意)。木匠做粗木时会用到五尺,特别是在上梁时更少不了。据说,在上梁时将五尺立于梁的下方,上梁时会更顺利吉祥;因为五尺也称鲁班尺。木匠有需带五尺上门做活,在不用的情况下,会将五尺立于东家的香火桌上,再三交代妇女小孩不能碰拿。过去人守规矩,东家会叮嘱家中妇女小孩不许触碰五尺。各行各业各规矩,三十六行度众生。一直以来,淳朴的劳动人民会心存敬畏地去遵守,去维护。

# 自然文明的深情表达

张海峰

散文集《风过溪野》收录了傅菲的 27 篇散文,通过描摹山野溪流、草木虫鸟,讲述人与自然的关系。

每一种动植物,在作家的笔下都是鲜活的。不同于平时在小区里只能看到紫叶李、榆叶梅、黄花槐,草坪上的麻雀,树枝上歇脚的喜鹊,跟随着傅菲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大自然。《风过溪野》以文学的形式,讲述了诸多野生动植物的故事。除了它们的习性、形态、喜好,还涉及物候、天象、历史、地理等相关知识,寓科普于趣味之中,生动形象地呈现出生物物种之丰富,展现自然生态之壮丽。长着美丽鳞花纹的宽鳍鱲、可爱的小油鸭、对唱情歌的红嘴蓝鹊、胆小的黑喉鸦雀、群居生活的山猪、与人亲近的红腹松鼠、砍不死的枫杨、绚丽的雪夜红梅……它们生活在田野、溪流、山坡、洞穴,以缤纷绚丽的颜色,优美曼妙的姿态,生机盎然的情趣,扮靓了大自然。

通过与自然亲密接触和互动,作家以生动细致的文字描述,带我们走进美丽神奇的山野自然。听吧,吱吱、嘘嘘、喊喊喊、咭咔咔、嘘咕噜、嘚唊唊……仅是各种各样的鸣叫声,就为自然界平添了生机和活力。以红嘴蓝鹊为例,作家深情着墨,细腻描写观察到的细节:“它们像畲族的少男少女,包着黑色的头巾,插着纯银的发饰,穿着灰蓝浅青的布裙,镶着棉白的裙摆,在纵情地跳舞欢歌。水珠抖净了,红嘴蓝鹊边飞边叫,往山垄飞去。望着它们水波般起伏有致的影子,我怅然若失。”动物亦有情,阅读红嘴蓝鹊为保护伴侣与黑眉锦蛇殊死搏斗的精彩文字,不禁让人深深为之感动。假若没有这些精灵,大地该少了许多意趣?

为了真实地观察、记录和抒写人与自然的故事,傅菲历时 3 年多,不遗余力对灵山山脉、饶北河流域的山野盆地进行徒步考察,领略自然风光,记录物种生长生活轨迹,思考自然文明的发展和走向。他致力于自然文学创作,溪声、苦雨、星空、泉酿、鸟语,皆入文章。简约的文风,诗性的语言,恰到好处地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法,神采飞扬,盈满了真挚情感。

在自然界,各种动植物无不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正如作家所言:“鱼有水,而不能活,是鱼的悲哀,也是人的悲哀。”人和其他生命都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因子,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因为对动植物的热爱,作家身体力行地珍惜和保护自然,书中描写的智斗乱抓滥捕野生动物的感人场景,让人肃然起敬。在他看来,“任何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动物的人,都是心灵扭曲的人”。捕护之间,彰显人性的善良和丑恶。

拥抱生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自然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为自然文明建设提供了良性健康发展的可能。显然,作家认识到自然文明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多年来坚持关注自然生态,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饱含深情的笔墨,把对山野大地的热爱,对动植物的深情,对青山绿水的美好向往,以及对自然文明建设的忧思,融入文字中。伴随着一次又一次山野考察和亲身体验,作家在自然现场不断获得新的认知,有喜悦和悲伤,亦有欣喜和遗憾,真切感受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价值。经过长期不懈的考察后,“得以完成自己生命的完整性”。

傅菲以山野考察,探究大地伦理;以在场体验,书学自然文学。他曾说:“无论工业文明如何发展,返璞归真的人之本性不会改变,物质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自然文明会绽放炫目的光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将是我们时代的价值观。”这是作家的希冀,也是读者的希冀。